

1801

瀏陽文史

第11輯



19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浏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划为序)

浏阳文史(第十一辑)

浏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湘浏文准字(1994)第31号

浏阳市金都印刷厂承印

32开本、字数22千字、印数1000本

工本费10.00元

目 录

革 命 风 云

- 浏阳金刚乡地下党在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 张晓帆 (1)
我所知道的浏阳县大队 陈新明 (10)
《新民学会》浏阳发起人的家史 陈典觉 (19)
欧阳晖创作的一首红色歌谣 刘志桂 (22)
我参加起义的一段经历 欧其夫 (24)
刘人爵起义后被特务杀害的经过 荆有恒 (29)
张漱滨写对联遭横祸 张晓帆 (33)

往 事 追 忆

- 童年的回忆 祖国庸 (37)
我参与浏阳清乡屠杀的回忆 彭维翰 (43)
浏阳县挨户团与保安团 洪国忠 (52)
解放前柘冲乡乡长黄道清挨打记 卢海洋 (60)
往事一幕 谢文耀 (62)
在青年军的日子 张谷初 (65)
深切怀念我的父亲孙定忠 孙每克 (71)
嘉兴夏令营纪实 张谷初 (76)
开办公共食堂的回忆 黎兑卿 (80)
赴京观礼记 吴桂初 (83)
《浏史》案始末 李海量 (90)
追捕张东伟纪实 洪国忠 (95)
陈七伢子被擒记 弓 尔 (97)

三擒江西越狱逃犯陈立勋 陈新明(99)

史林寻踪

谭嗣同旅台行踪考辨 谢雪松(105)

附:谭继洵哭子殉难联

明代“墮粮”和清代“捏垦”初考 余弥生(110)

浏阳县明、清灾情考 弓 尔(113)

人物春秋

孔昭绶先生传略 杨敬恩(116)

贝允昕传记 欧其夫(123)

罗赤霞小传 信之(辑)(125)

府君先程公事略 黎兑卿(128)

奇人奇事

发迹岩前的清代朱轼先生 余振魁(134)

成篋匠轶事 卢海阳(136)

孙菜子打浏阳码头 潘信之(141)

巧购子弹 刘铭烈(144)

龙山道人谢舜琴传略 文 耀(155)

文教忆旧

浏阳洞溪书院纪略 刘志盛(160)

回忆浏中首任校长吴纪猷 其 夫(168)

浏阳解放初期教育情况 杨卓然(172)

在选文中学读书三年的回忆 陈怀礼(175)

解放前浏阳私立狮山中学“学潮”的回忆 谢春森(181)

商业史话

- 浏阳鞭炮烟花史闻 周成裘(187)
 浏阳豆豉产销史略考 高庆玥(192)
 浏阳县供销合作社发展历程 余弥生(198)

资 治 训 鉴

- 回忆浏阳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张绍春(206)
 三年困难时期浏阳县干部作风的回顾 袁棠惠(218)
 浏阳县 1965—1966 年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回顾
 张绍春(225)
 春风化雨暖人心——浏阳县落实政策工作的回顾
 袁棠惠(236)

海 外 深 情

- 赤子之心系故国——记美籍华人黄彰任先生 孔世藩(244)

论 海 拾 贝

- 浏阳见闻拾零 汤间芙(248)
 故乡访旧录 谢文仲(252)

地 方 风 物

- 腾蛟话旧 谢东贤(256)
 腾蛟八景 谢 仁(258)
 话说黎家大屋 陈怀礼(260)
 辛亥革命前后流行在浏阳民间的民谣、民歌、竹枝词和趣联
 杨惠珍(264)

诗 词 拾 遗

- 吴菊初先生诗联遗稿 谢文耀(校释)(269)
 和台湾谢元厚先生《除夕感怀》原韵五首 东 贤(277)

浏阳金刚乡地下党在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

张晓帆

浏阳县金刚乡，原名金刚头，是萍乡、浏阳、醴陵三县交界处的农村集镇，是湘赣边区重镇之一。在党领导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曾建立过苏维埃乡政权，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中，湖南省工委，在浏、醴、萍边界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边区工委会。以肖项平任书记，李传文为组委，谭振东为宣委，设上栗市、文家市、金刚头、白兔潭四个总支，下辖二十个支部，党员 120 人，这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经常活动于上述地区，对于建立地下武装，打击蒋帮溃军，配合迎解支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将浏阳金刚乡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回忆如下。

一、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金刚乡，解放前下设八个保（解放初期改为村），是大革命时期革命力量密集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 1927 到 1930 年，被杀害的老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 1280 人（据 1949 年建立烈士碑的统计数）。1930 年冬，浏阳县城黎兑卿写了一首《木兰花》词记载了当时的现实说，“平浏绥靖，镇压工农参革命，绑赴刑场，不讯供词便一枪，壮声齐唤，再十八年仍好汉。血债须偿，纵是他生永不忘”，足见国民党草菅人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人”的反动政策，制造生灵涂炭的结局。金刚头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不少党员外走，其中有何金台到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系后，就留在上海继续干地下工作。于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回乡，与

组织失掉联系。1949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何金台自知已脱离组织11年,年老多病,有心报国,已是力不从心,但教育青年从事革命,匹夫有责。因之组织青年学生组成“德泽读书社”(取朱德、毛泽东名字为社名,以示青年必须紧跟朱、毛闹革命)从中灌输革命道理。德泽社学生何传遥,在醴陵湘东中学读书,每逢假日,就回家参与德泽社学习活动。1949年4月,湘东中学发动组织醴陵全县各中学于4月28日,采取罢课、游行活动,反对内战,争取湖南局部和平,反饥饿、反迫害、高呼口号、游行示威,震动三湘,影响很大。学生何传遥回到金刚,将游行情况告诉了何金台,何从中得知师生游行中有肖项平在,他与肖项平在大革命时期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何1938年回乡失掉联系(肖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入福建任地下省委秘书,抗日前,党派他往美国参加第三国际办报,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回国,肖回到萍乡上栗市后与党失掉联系。1949年3月,省工委书记周里派孟树德到醴陵发展组织,与湘东支部研究同意肖重新入党,并任肖为萍、浏、醴边区党委书记),因此便以私人名义给肖写信,将德泽社情况向他汇报,并托他找党的组织,何传遥将信交给了肖项平,肖即与省工委孟树德研究,同意到金刚头建党,并派边区组委李传文到金刚头与何金台联系。联系暗号是以何金台来信中的三页纸第二页,横中撕断,犬牙交错,各持一半,两半相合,断痕吻合为信,即先将半截信交何传遥带回。何传遥回来的第三日,已是5月4号,李传文来到金刚,找到了何金台,何已是卧病不起,病情严重,李坐床前与何交谈,并将半截信纸与何的半截相吻合以后,谈到建立发展组织问题,何因病不能多谈,只是点头应承,相约次日再议。次日早饭后,李再与何传遥到何金台家,他已病危,不能讲话,以目视李再视何传遥,口动而无声,以脑溢血病逝。在这种情况下,李由于组织重托,金台临终的示意,经过与何传遥详谈后即吸收何传遥为中共地下党员,后何又介绍德泽社成员刘良吉(现长沙市计委主任)何继奇(是李达钦女婿)何

宗恢、胡成丙等入党，一天，李传文到金刚头完小找我谈话，并在学校住宿，夜深人静后，领我举右手宣誓。天明再回到出山虎何继奇家，开会建立金刚头党总支。任何继奇为总支书记，何传遥为组委，我任宣委。下设杨花、金刚、沙螺湾、何家土段等四个支部。1949年5月，我先后在金刚头吸收李景岳、刘桐轩、黄慰梓入党。经常在金刚头福主庙和刘桐轩家开会商量，布署工作。如调查各姓殷实户存粮及伪镇公所枪枝号码，持枪人情况，都是利用各种关系人去了解完成的。

在进行社会调查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与手段搞合法斗争，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如在知识分子中，以读书会，学术社形式。在柘溪一带，通过李浮白去发动李景丰、李性朴等参入筹粮迎解的斗争；在农民中利用新农会，贫农团的形式在墨家庄、陈家车上等地方发动张淮轩、何隆水、陈道明等严密监视殷实户何道生等的动态，防止粮食外运、转移；在工商业户中利用店员及商业中的知识分子，开展“解放之友”的活动，号召护店、迎解营业，做到解放军到来时保证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应，在供应工作上立新功。当时，金刚头还有以王承恩为首的民主同盟，也在秘密发展成员。我们采取不联系，暗中支持的办法。有人问参不参加民盟，我们就积极支持人家参加。不管是贫农团，读书会等组织，都是地下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这些人参加活动，是党员动员他们去工作，去斗争的。但是来者自愿，既没有规章制度，也无宣誓手续。是根据当时工作需要而采取一种自觉邀集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一定任务之后，其组织自行消失。其中有不少同志在执行任务中，不畏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去完成任务。特别是金刚头街上，不少工商业者，他们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体现了老苏区人民牺牲精神。在解放军刚刚进入金刚时，用人民币购买商品，见有少数商人，心存疑虑，不愿接受时，他们就用银元兑换人民币，使人民币很快占领了市场。对当时的金融工作的稳定与展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少贫农团、读书会的人员，为迎解进行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使金刚头在十二天时间内完成支前粮食四十八万斤，这对支援解放军南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只要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党就不会忘记他。在解放初期，很多人光荣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工作中参加了党的组织，现在还担负着党的重要责任，还有不少同志一直在农村中参加了双减反霸以及急风暴雨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坚持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岗位上。

二、发动群众 迎解支前

金刚头因其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对迎解支前，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金刚总支一成立，就把这一工作，作为党的活动中心来抓，当时从三方面来开展迎解工作。

一是在组织发动上，把工作重点集中到金刚头街上。因之以金刚为中心，逐渐形成了金刚市周围的力量布署。首先以金刚小河为界，东连何家土段，以出山虎为基地，包括沙螺湾由何继奇负责，何传瑶、何宗恢等同志协助共同开展迎解工作；小河西北以金刚头为基地，包括柘溪市、沿浏、醴公路直到介口一线，由我负责组织，刘桐轩、李景岳等同志协助开展迎解工作；在金刚头，首先以李景岳在福主庙的住所为联络点，以上、下刘轩家周围为活动据点，在柘溪市未发展党员的地区，以读书会形式，为党的外围组织，由李浮白、李景丰、李性朴等负责开展工作；墨家庄、界口，以张淮轩、何隆水组成的贫农团吸收贫苦农民参加的迎解活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梦想。五月底，白崇禧的五十八军由平江溃退沿浏、醴公路线向西南逃窜。我们就在界口，兰仙人庙黄家祠堂到柘溪市一带深夜贴标语，张贴布告，把边区党委下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及《打倒蒋介石，活捉白崇禧，解放全中国》“五十八军战士们都

是来自老百姓，自己不打自己人”等鼓动性标语，路上用石子压着，墙壁上贴着。在金刚头街上则深夜用粉笔写在商店门板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金刚全市，工商业者，团结起来，为迎接解放军，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作贡献，立新功”等，这大大鼓舞了群众，振奋了民心，使国民党反动势力紧张起来，不敢轻动，街上居民有的窃窃私语，期待着黎明的曙光到来，这些为迎解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宣传局面打开以后，我们及时地组织党员，深入下去，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和交知心朋友的办法，重点调查地方大户存粮及其思想动态；调查反动人物罪行、住址、私藏枪枝及其最近行动。同时注意做好三抗（抗交征粮给溃军、抗征税款、抗征民夫为溃军送行李）一反（反粮油货物转移搬迁）工作。当时据贫农团何隆水汇报，何道生准备先将粮食转到石霜寺区打算逃跑的情况，我亲自到何道生家进行说服教育，指明出路，反复说明深山里的国民党溃军及土匪抢劫猖獗，以粮资敌。不如光明正大的迎解，争取农民的谅解，为迎解立新功。经过两小时的动员说服，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粮食也不转移了。

在金刚头镇上，发动青年学生教师、工商业者、店员中交知心朋友，组织迎解护校护店，动员他们在解放军过境时，做到“敞开店门做生意，迎接解放军，建立新功”。

二是从金刚总支建立之日起，在一手抓组织发动群众开展迎解工作的同时，另一手抓秘密搜集地方武器，建立地下武装，接受过去因未抓好武装建设而革命失败，同志们多被反动派屠杀的血泪教训。根据省工委布置，于五月中旬，边区党委书记肖项平与组委李传文来金刚与总支书记何继奇商量“建武”问题。肖项平同志为此与乡居的伪挺进军营长何屏作了两小时的谈话，动员他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听从指挥，服务人民，为迎解立新功。把伪镇公所及地方私藏枪支控制，收集掌握起来。并在总支传达了省工委关于

建武问题的指示精神，号召各界人士，认清目前形势，支援解放战争，保护公共财产。并指明只要不与人民为敌，人民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通过这次耐心的谈话，何屏确实有较好的表现，对提供枪支情况，积极调查，收集资料，并拟就建武计划，在总支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虽未参加地下党，但同样为党保守秘密。在解放前的风雨如磐的岁月，作为一个伪营长，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着，这种情况应该看到是他在立场上、思想上的重大进步。但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被镇压，这是以后另有新罪行，这就老账新账一起算，罪有应得。今天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解放前夕的困难条件下为人民确实作过有益的事，我们有责任给以实事求是的回忆反映当时的现实。

三是解放初期的筹粮支前工作，1949年7月中旬，边区工委在上栗市，召开了四个总支书记碰头会，金刚总支派何继奇同志参加。回来后，在出山虎的支部会上作了传达，集中起来讲了三件事：

一是停止建武和建党。

二是反对粮油外运，反对将粮食供应国民党溃军，应集中力量，一切为了迎解。

三是以总支为单位，筹备组织支前委员会。解放军一到，即将支前委员会牌子挂出来，发动群众，送粮、油、柴、草支援前线；以乡为单位，成立支前站。支前会，可由党员担任，但得吸收半数的民主人士，开明人士参加；支前站，可利用伪乡保人员负责，一切维持现有乡、保、甲制度不变。这就要求支部必须先做好工作，使伪乡保人员，认清形势，靠拢人民，为迎解立功。但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乡保人员，可以撤换，由民主人士或开明士绅补充力量，必要时也可由党员担任。并具体规定南源、毛田、桐木、杨花、官寮、荷田、富里、童塘、麻石等地设立支前站。

总支传达了这一会议精神以后，我们与刘桐轩、李景岳商量，由李景岳与杨丙成联系，以老革命的名义，动员全市店户，准备茶

水，迎接解放军。刘桐轩负责动员店里张发诚等带头开门做生意，做好市场供应工作。

1949年7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自平江进入浏阳，下午六时到达文市，深夜到达金刚头街上。市民正在熟睡之中，有刘桐轩、杨丙成等叫开部份商店的门户，开门送茶水。解放军都睡在门外街上，不肯入内，天亮开拔络绎不绝。十九日浏阳解放，二十一日金刚支前会成立，选举我为支前会主任，何生台为副主任，刘桐轩任财粮组长；李景丰为秘书。二十二日即将支前的粮、油、柴、草任务按土地面积比例落实到户，二十三日开始收粮。由于解放军当时需用大米，因之又组织人力、牛力打米，交给解放军。支前会在金刚刘益祠办公，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群众积极送交粮食，从七月二十三到八月底共完成稻谷八十二万斤，日平均收粮两万多斤，其中第一次下达任务四十八万斤，只用十二天时间完成五十万斤；第二次又下达三十二万斤任务，实际还超额二万六千斤。当时群众送粮积极性高，是前所未有的。真是一切为了支前，但不是一切都好，也有波折。如沙螺湾李×（名字不记得了），通知他送十担谷支前，他总是推，“人家送，我一定送”。我们讲人家早已送了，而且要排队收粮。他笑了笑说“眼见为实，看看再说。”我同意他到刘益祠看看收粮情况。第二天清晨，他来到了刘益祠，看到送粮的人熙熙攘攘挤满厅屋，排队已排到了地坪里，他吐舌头说“送粮去”，忙跑到家里，组织三部土车子，将十担谷一次缴齐。我们在支前会印的《金声简报》刊登了他那种“走着看，送着走”的积极态度。

四野解放军过境，在金刚驻了一个营。营长姓张（已忘名字与部队番号），我与他一起到刘益祠看了一下收粮情况，他看到人员少，谷多，又要收，又要转谷打米，忙不过来。随即派了解放军战士帮我们收粮结算。我向他提出收缴地方私人武器问题，他积极支持我的意见，带我到营部政治处联系，议定由支前会收集武器，由他

们转送县府与区，取得收据交支前会备查。八月初就展开了收缴地方武器及敌伪人员登记工作，这样全县收缴武器及敌伪人员登记，以金刚办理得最早。八月底，南区区委成立，区办事处改为区委会和区政府，书记由副县长张国元兼，区长李顺义。区委正式成立以后，派区委王执昌、赵成保同志，来金刚指导工作，支前会改为工作会。工作重心转移到展开秋征工作上。同时，积极准备迎接双减反霸工作到来。由此，这个地区的迎解支前的工作，胜利结束。

回顾四个多月来的地下斗争，工作是胜利的，健康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是坚决拥护的。这是解放初期，取得“秋征模范乡”的基本原因。同时也应当看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并不会随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一样破灭，更不会大浪淘沙一样冲刷、洗掉，而是在明的或暗的角落里作祟。当国民党五十八军从浏醴公路溃退时，他们发现了“解放军布告”标语，原国民党区党部书记，1930年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何宗广跑到我家里威胁说：“解放军来不了，来了也站不住，民国十六年、十九年的苦，你们也受够了，还是安分守纪好”。这种试探性的挑衅，我们没有理会他。随着迎解工作的胜利展开，我公开担任了支前会主任，这时斗争就更加复杂，白热化。在支前会的床铺上，出现了反动派写的恐吓信：“好自为之，小心脑袋”，我将信在支前会门口张贴出来，使金刚头的人民识别一下“此人笔迹企图”。从此，我就加倍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晚上睡觉，不固定一处，有时在金刚头附近的“思成”学校或完小，有时是柘溪市，并有青年武装民兵陈人镜，蔡顺从专做保卫工作。这一着他们失败后，又在陈家老屋一带造谣生非，唆使小孩唱“支前主任张晓帆，生活困难吃两餐；工作积极换不到钱，家里餐餐弄餐”。当时是不脱产的，支前工作确实换不到钱，敌人想用这种办法来打击积极性，我不理会，但是反动势力并未罢休。1949年9月，在湖南和平解放后，陈明仁将军的部队开到浏阳、醴陵，他们挂着“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符号，驻在金刚有一个团，其中有反

动骨干。伪乡长陈养吾等也混到这个部队里，挂着解放军的牌子仍搞反革命活动(后已镇压)。在部队搭人家的口信给我，“做事和善一点，要双方过得去，否则以刀枪相见”。他这种威胁手段，我在会上公开宣布、揭露，发动群众来辩别这一反革命嘴脸，这种明显的阶级敌人好对付，我们不怕。可是最难辨认的是混入内部的叛徒、两面派。如以老革命自居的自首分子杨丙成，解放前夕作过迎解工作，解放初期，支前会转为工作会时，吸收他参加工作会，搞经济主任。1949年腊月，他请假去广州做生意(因当时未脱产工作，生活没来源，我同意他去广州的)，可是他却另有打算，去广州后，即到香港与伪县参议长何珍吾会面，回乡以后对我保密，趁我与王执昌、赵成保同志在三保搞双减反霸试点工作住在村上的时机造谣破坏，又秘密送走何珍吾的老婆。后来王执昌发现这一情况问我，我一点也不知道。经县公安局核实，才将杨逮捕法办。1950年7月，我接组织的通知，到县人民政府任县财委秘书，离开了金刚头。十一月又听说那些反动势力在暗地活动，秘密纠合组织“华中反共救国军”。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网罗地方反动骨干，有意识吸收何运高(伪兵出身与我原妻何月英是亲堂兄妹关系)。企图待我回家即夜深叫门时将杀害我，作为打击地方干部、党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事我一直到这个反动组织被破获，在枪决陈善维等反革命罪犯的布告上写着“企图杀害我党员张晓帆同志未遂”才知道的。我们在迎解支前的岁月里，就是从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从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直到最后取得完全胜利的。

注：“迎解”即是迎接解放。

我所知道的浏阳县大队

陈新明

我是1949年7月由“湘赣边区人民解放军”转南区武工队到县大队的，直到1952年5月1日县大队撤销，都在该队任职。现就我所知道的浏阳县大队情况，记述如下：

一、浏阳县大队的组建情况

1949年7月19日，浏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派保卫部长吴继尧同志为首接管了浏阳县的旧政权。8月1日成立浏阳县人民政府，并在东南西北四大区设立办事处，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由于主力部队仍需向西南进军，为保卫浏阳县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12兵团46军157师决定，派476团侯占山、贾桂复两同志率领该团2营6连留驻浏阳县城，负责组建浏阳县大队。8月10日，在浏阳县城豪兴街石板巷口仁公堂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浏阳县大队。”

当时，浏阳县地下武装有：张坊李雁仁收编的陈介民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赣边区第一纵队二大队”，共130人，9支枪，於8月1日奉命调往官渡东区办事处，改名东区武工队；西北区有永安彭汉云为首组织的“湘东人民游击队第四支队”200余人，在8月受当地驻军137师之命暂划归该师指挥，集中于永安市。

县大队成立后，将主力部队6连留下的一个警卫排归大队部直接指挥外，其余兵力改称一中队，负责城区的社会治安以及县委、政府、公安局的门卫工作。东区和南区武工队分别改名浏阳县

大队二中队、三中队。

9月下旬,137师撤出浏阳。县大队奉命接收彭汉云4支队。9月25日,县大队召集4支队司令员彭汉云与副司令徐晃二人到县开会,宣布该队转交县大队指挥,派刘锡华同志前往接收。9月29日,由长沙军分区周德礼、邱阜、陈建中三人签署命令,撤销“湘东人民游击队第4支队”番号,支队主要干部由王剑雄带领到长沙军分区学习。其余165人,开往县城组成浏阳县大队第三连,派阎桂德为连长。同时,撤销一中队,将人员分配到一、二、三连,二中队改为一连,李雁仁任连长;三中队改为二连,王玉文任连长,县大队由侯占山任大队长。政委由县委书记徐秉谦兼任,副政委贾桂复,警通排分为侦察班、警卫班、通讯班。三个连队驻县城东周家田(今进修学校)。

1950年1月,陈明仁的21兵团司令部从浏城黎家大屋迁到醴陵,县大队部从豪兴街迁往黎家大屋,二连调梅花巷宋家大屋,大队部增设政工、后勤、保卫三个干事,将通讯班改为军邮局,负责将县委和政府的文件送到四区。

为了配合开展民主建政工作,2月撤销四大区办事处,将原17镇23个乡改为1镇13区201个乡。为了保卫新建的区乡政权,县大队奉命新组建13个区中队,随区政府驻扎,不少于1个排的兵力,作连的设置。每个区中队设中队长或指导员1人,排长、文书上士各1人。不少于3个班,干部由3个连队抽出,战士由各区动员翻身农民参加。县大队分配各连的任务是:一连负责组建东区1至4个区中队,二连抽调二个排由李文兵和易修兴带队到公安局成立公安队,佩带公安盾牌臂章,仍属县大队指挥,并负责南区5至6个区中队的组建;三连负责西北区7至12区的区中队组建,三连因抽人过多,撤销三连保存一、二连仍驻原地。是年,13个区中队组建后,县大队增设副大队长,调二连连长王玉文兼任,副政委贾桂复调离,新派王春良同志任大队副政委。

1951年7月，全县由13个区改为27个区，区中队仍照原未变。新区组建不久，就撤销了区中队。县大队又编成4个连队，当时部队番号未变，但发冬装时个人的符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换成了“中国人民地方武装。”当时部队情绪波动较大。尤其是经过了南下的老兵，讲怪话的多，部队集中进行整训、整编。凡不愿继续在队服务的可以申请回家，大队发给路费。同时，将年龄大的动员回家生产，好在土地改革中每个现役军人都和农民一样分得一分土地和胜利果实。因此精简部队复员，绝大多数战士都乐意回家。

1952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浏阳县大队在送走了最后一批复员军人后，正式宣布撤销。由副政委王寿良带领留队人员到长沙军分区报到，我和王玉文大队长又分配在民干队学习两个月，于七月分配到浏阳县人民武装部，王玉文任副部长，我任参谋。

二、浏阳县大队的主要任务

县大队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是搞好自身的组织建设，保卫县人民政府及四个区办事处的安全。当时，陈明仁起义部队在8月中旬全部驻扎在浏阳境内。第一军由王劲修军长率领驻大瑶，第二军由傅正模军长率领驻镇头，跃龙一带；第三军由军长彭杰如率领驻永安。当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则驻在县城东黎家大屋，武器都是美式的，纪律还是比较严明，这对当时的反动势力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县大队与兵团警卫部队共同维护浏阳县的社会秩序，关系是很密切的，故全县没有出现大的反革命暴乱事件。12月1日，陈明仁部队在县城南门口状元洲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1兵团”，编为陆军第52和53军，将编余的军官成立教导团驻梅花别径（今城关敬老院所在地）进行学习。

1950年1月，全县开展清匪反霸民主建政工作，县大队和区中队承担着围剿、逮捕、看守、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据当年统计，全